



《樂園》「死」在「六七暴動」

憶《青年樂園》

簡單說過《青年樂園》周報「活」過的11年半後，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份青年學生刊物之死。

自稱為「幕後策劃人」的吳康民，在他的《回憶錄》對《青年樂園》之「死」有着這樣的評語——「《青年樂園》能影響一代年輕人，我認為是成功的。只可惜1967年一場「反英抗暴」，由於「左」的影響，把我們的《青年樂園》暴露了，以致不得以停刊告終。」

這當然不得不以1967年4月香港人造膠廠勞資糾紛，引申至全港陷入的「五月風暴」說起。在這場「六七暴動」中，逾50人死亡，5000人被捕，2000人被囚，波及新聞界別的，包括《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青年報》這三家「非正統左報的左報」，於8月9日被港英政府下令停刊。這三份報章不同於「正統大報」的《文匯》、《大公》，尤其《田豐日

報》是由「田豐先生」潘懷偉主辦，只是一份專門評論澳門狗、香港馬的博彩刊物。這三份「非正統但親中（共）」報刊的被封，足見當時殖民地的港英政府對暴亂處理的高明——對反政府的輿論「殺雞儆猴」，敲山震虎，「打小不打下」，留下與其「幕後老細」討價還價的空間。

副刊創刊刊毛澤東照

關於這個謎團，我想感激今天晚上出席的另一位講者吳萱人先生，正是他在2007年城市大學由葉健民教授主辦的「六七事件四十周年研討會」上，用投影將一份報刊的頭版展現在公眾眼前，勾起了大家的回憶，包括了我。這回憶道出了《青年樂園》之「死亡之旅」，那便是由1967年8月7日《新青年》的創刊號開始。頭版刊出了一張毛澤東戴着「紅衛兵」袖章揮手的巨照。而《新青年》便是《青年樂園》的副刊，由《青年樂園》出版社出版。

這份每周出版一次（星期日），但並不與《青年樂園》周報同日（周三）出版發行的「副刊」出版了十多期後，便遭警察上門搜查報社。1967年11月18日，港府

向《青年樂園》發出四張傳票，指該刊刊登「煽動性言論」。11月22日，督印人陳序臻並沒有如期出席法庭應訊。法庭缺席審訊，頒令「禁止《青年樂園》出版」。

在這裡，我要代陳序臻先生宣讀一段他在前天電郵給我的文字，並囑我要鄭重澄清，他並非是許禮平在「蘋果樹下」《曾氏一門軼事》中說的「通緝犯陳序臻」。時任《青年樂園》督印人的他是這樣寫的：

「其實，67年11月當日，港英控告我『煽動罪』，我沒有出席法庭。法庭便缺席審訊，頒令『禁止青年樂園出版』。跟着將法庭的判決令貼在青年樂園門口的門上，內容完全沒有提到對我個人缺席的判決。第二天我照常出街，照常採訪，照常看校際游泳比賽。……當然我也作了最壞打算，萬一港英逮捕了我、控告我，我怎麼辦呢？我是作好了心理準備，也作好了上法庭準備，我準備了9,000字的辯護辭，甚至也作好了坐牢準備；但是港英一直沒有對我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事後我往華民政務司（後改名為民政處，專門負責管理刊物出版的部門）進行交涉，要求華民政務司負起責任，恢復青年樂園的出版權利。如是者往返多次，港英要緝拿我，真易如反掌，只要我一出華民政務司處門口，它便可通知警察拉我。但港英沒有這樣做，因此所謂『通緝犯』只是某些人憑空想像出來而已。通常法庭要控告一個人，那人沒出現法庭，法官就下令通緝歸案，可能這是一般慣例，而我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我猜想，港英的目的不在我，而在於『青年樂園』，怕『青年樂園』的影響力。因為即使它逮捕了我，『青年樂園』仍能繼續出版，只要社長換一個督印人就可以了。那時的社長是李廣明先生，港英為什麼不去控告社長呢？顯然它的目的已達。」

（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十之七）
石中英



▲「六七暴動」中8月被封的三份「左報」



新高中通識

中環不但是香港的商業中心區（CBD），亦是我近年研究和考察的「歷史」城區。身處中環，我們可見到不同時代留下的歷史建築物，又會看到很多現代的建築物。而這些位處中環中心地帶的摩天大樓，不少是由英資財團所擁有。我曾帶學生走到三大老牌英資財團位於中環的總部或辦事處，向他們講授中國近代史上三場對外戰爭與三大集團發展的關係。

鴉片戰爭與怡和集團

我們考察的首站是位於中環的怡和大廈（中環康樂廣場1號），學習鴉片戰爭與怡和集團的關係。19世紀初，在東印度公司和英商全力推動下，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輸入逐年遞增。蘇格蘭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 1784-1843年）於1832年在廣州創辦怡和洋行，對中國進行鴉片貿易。面對後來林則徐的禁煙，渣甸建議英國出兵侵略，迫訂商約。鴉片戰爭後，香港島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怡和洋行於1841年進入香港，投得銅鑼灣東角地段。洋行在東角大興土木，興建房屋、倉庫，作為洋行在香港辦事處。1873年洋行在中環另建新廈作辦事處，地址是在皇后大道中7號，毗鄰是滙豐銀行總行。到了19世紀80年代，洋行辦事處遷到畢打街（現在會德豐大廈所在地），作為總部。

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太古集團

由怡和大廈向東行，我們走到友邦金融中心（干諾道中1號）。19世紀70年代，另一家最重要的英資洋行——太古洋行進入香港，洋行創辦人是施懷雅（John Swire, 1793-1847）。1870年，太

在中環學習近代史

古洋行香港分行在香港註冊成立。太古洋行主要從事貨運業務，並經營一些雜貨生意。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更多的港口被強迫開放。太古洋行繼香港之後，相繼在福州、汕頭、漢口、天津、鎮江及牛莊等城市建立分行，形成龐大的分行網絡，從而將其經濟活動滲透到中國各通商口岸以至更深的經濟腹地。而香港分行逐漸成為集團在遠東的地區總部。1897年，太古洋行在將香港總部遷移到干諾道中1號，直到1960年。

甲午戰爭與滙豐銀行

行程最後一站是滙豐銀行，我們在此學習甲午戰爭。1864年，滙豐銀行由蘇格蘭人蘇石蘭（Thomas Sutherland, 1834-1922）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號創辦，當時正值西方列強對華貿易進入大擴張的新時期。從1876年起，臧臣

（Thomas Jackson, 1841-1915）出任總經理，銀行的業務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須向日本支付6000萬英鎊賠款。清政府沒有足夠財政儲備，只好向外國借貸。滙豐銀行在臧臣領導下，共借出3200萬英鎊給清政府，年息4.5厘，以關稅和鹽稅擔保。自此，滙豐銀行逐漸控制了中國的關稅，儼然是清政府的財政總管。

一小時的中環考察，我帶學生走訪了這些集團的總部，從中講述了近代史上的三場戰爭：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而以上所介紹的三大洋行，正是受惠於三場戰爭對所帶來的影響。下次，大家走訪中環時，不妨由洋行發展的角度，講述中國百年近代史。

（愛護中環考察活動·9）

福建中學（小西灣）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李偉雄



▲李偉雄站在滙豐銀行講述甲午戰爭

通識學與教

無論是在通識答題的訓練上，抑或是在辯論比賽的時候，當學生對於議題提出一項主張，並且為該主張提出支持的理由時，亦即是既有「什麼」也有「為什麼」時，他就是提出了一個論證（argument）。除了筆者在上周專欄介紹辯論學家Knapp & Galizio (1999)的建議外，還有Toulmin (1964)提出的圖門模式（Toulmin Model）六要素，分別是「主張」、「根據」、「推論」、「佐證」、「強度」與「保留」。由於篇幅所限，茲分述下列四項：

「主張」又可以稱為「宣稱」。「主張」是提出論證的人希望他人相信的陳述。要有效分析辯論過程，首先要能明確指出主張何在。在建構己方論證與解構對方論證時，學生應該設法回答：「這個論證希望建立什麼？」例如在「香港政府應該以發展風能來取代核能的使用」的題目中，除了要指出在香港核能的使用較風能更具效益的同時，亦應該指出核電廠可能發生重大災難及引致負面影響的機率。「根據」又可以稱為「資料」。根據

通識課堂引入辯論元素（二）

是提出論證的人希望他人相信其主張的憑據。根據可能是某些事實、研究報告、統計數字、專家意見等。例如希望說服他人核電使用的風險時，一些真實的例子如日本福島核事件、切爾諾貝爾核災難等便成為了不可或缺的根據。

培養對推論的敏銳度

「推論」是將「根據」與「主張」串聯起來，形成具邏輯關聯的過程。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多時候會把一些推論過程中重要的假設隱藏起來，然而，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假設，往往就是論證發生問題的主要來源。因此每位同學都應該培養對推論中一些隱藏着的假設的敏銳度，才能在通識答題及辯論中構築起緊密的邏輯結構。

「強度」指的是在論證中所呈現出來的對「主張」成立的信心。「強度」包括適用範圍以及可能性兩方面。例如在答題中常用的「所有」、「大部分」、「極少數」、「極可能」、「有可能」等用詞，便是呈現「強度」的常用詞彙。

「保留」又可以稱為「駁論」。如果論證中預期到某種例外的情況將可能影響到論證的可信性時，經常會透過「除非」一詞將例外的情況納入論證之中，而此部分亦是顯示正反立論的場所。例如在「香港應使用核能作為主要能源」的論題中，反方如果要以「日本福島核事件」來論證「香港附近的大亞灣核電廠也可能發生重大災難」，一項可能的「駁論」是「除非大亞灣核電廠是採用比日本更嚴格的安全標準」。

因着辯論與撰寫通識論文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筆者相信透過引入辯論元素於通識的課堂中，是提升學生在答題技巧上的一個可行途徑。

延伸閱讀：Freeley, A.J., & Steinberg, D.L. (2013) Argumentation and Debate: Critical Thinking for Reasoned Decision Making. Boston, M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幹事 張錦華

安然啓迪

普林斯頓的香港人

吳克儉局長十分關心香港海外留學生，叫我多跟他講講普林斯頓大學香港學生們的事情。今天剛好跟來年普林斯頓的香港新生吃飯，就談談這個話題吧。

香港人在普林斯頓的故事，非從大企業家胡應湘爵士說起不可。胡應湘年輕時在普林斯頓主修土木工程，1958年畢業。他認為普林斯頓的教育改變了他一生，感恩圖報，所以發跡後在1995年向普林斯頓捐贈一億美元，當時是學校史上最大筆捐款。每次見到學校牆上刻着「胡應湘堂」四字，身為香港人也有一點自豪之感。胡應湘因前人的善舉而可入讀普林斯頓，他的善舉又幫助普林斯頓培育出更多棟樑之才，相信他們成功後亦會回饋母校，周而復始，生生不息。

現時普林斯頓每年約有七、八個香港學生入讀，但絕大部分都是外國人、國際學校學生或城中豪門之後，至於修讀本地高中課程者則極難被錄取，每年只有零至一人。有趣的是，香港最具聲譽之一的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海外獎學金，每年只有一至四位得主，但近五年的得主竟有約半數為普林斯頓學生，包括IB狀元馮婉瑩、小弟、拔萃才女楊明懿以及大提琴家周文鍵。我想這並不是因為獎學金的遴選委員對普林斯頓情有獨鍾，而是因為普林斯頓對有較多選擇的學生較具吸引力吧。

留學生推廣中國文化

今年有幸在普林斯頓大學香港學生協會主席的崗位上服務。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們每年都舉辦多次節日慶祝晚餐，包括中秋節、元宵節、天后誕等等，每次可獲校方高達600美元資助。這些活動除為香港學生聯誼外，亦向許多慕名而來的其他學生介紹我們的傳統文化。香港海外留學生除關心國家及世界大事外，亦有推廣香港、弘揚中華的義務。

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生 盧安迪 andyloo.column@gmail.com



▲普林斯頓香港留學生合照（左方黑衣男子為筆者）

通識動向

十八區國慶彩旗設計比賽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民政事務總署現正在全港十八區舉行「十八區國慶彩旗設計比賽」，共迎國慶。比賽不分組別，以每一地區為一個單位。凡本港居民均可參加，作品可以JPEG形式（檔案最少2MB）儲存於光碟提交，比賽截止報名日期為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八月八日於各區民政事務處公布比賽結果。

每區各自選出得獎作品，各區均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而勝出的十八區彩旗將在頒獎禮會上懸掛，並作公開展覽。評審方面，比賽每區各自設立評審小組評選當區參賽作品，評審以作品的創意、設計風格、主題演繹、顏色、構圖及美感為準則，參賽作品如把參賽地區的特色融入彩旗設計及六十五周年國慶主題，將會獲優先考慮。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每名參加者只可選擇一區參賽以及只可遞交一份參賽作品，參加者可選擇在居住、就讀或工作的地區參賽。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繪畫或打印在一張A3（420毫米×297毫米）的白色紙上參賽，作品的長度及闊度必須與實物成比例，參賽作品如使用國旗、國徽、區旗和區徽，參賽者必須遵守《國旗及國徽條例》、《區旗及區徽條例》及相關規定。參賽作品如使用香港品牌「飛龍」徽號，參賽者必須遵守品牌的使用指引。

參加表格可在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索取或於「各區參加表格下載（PDF格式）」位置下載。參賽者填妥表格連同參賽作品須寄交或親身送交參賽地區的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查詢網頁：<http://www.had.gov.hk/>。



▲「十八區國慶彩旗設計比賽」現正接受報名

徵稿細則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後略致薄酬，詳情如下：
· 第二版「事關關心」乃一時事平台，歡迎師生發表意見；800字為限
· 「茶水站」歡迎師生暢談通識與生活、通識教學、教育育人的經歷感受；700字為限，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包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及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期3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郵至 tkpschools@gmail.com